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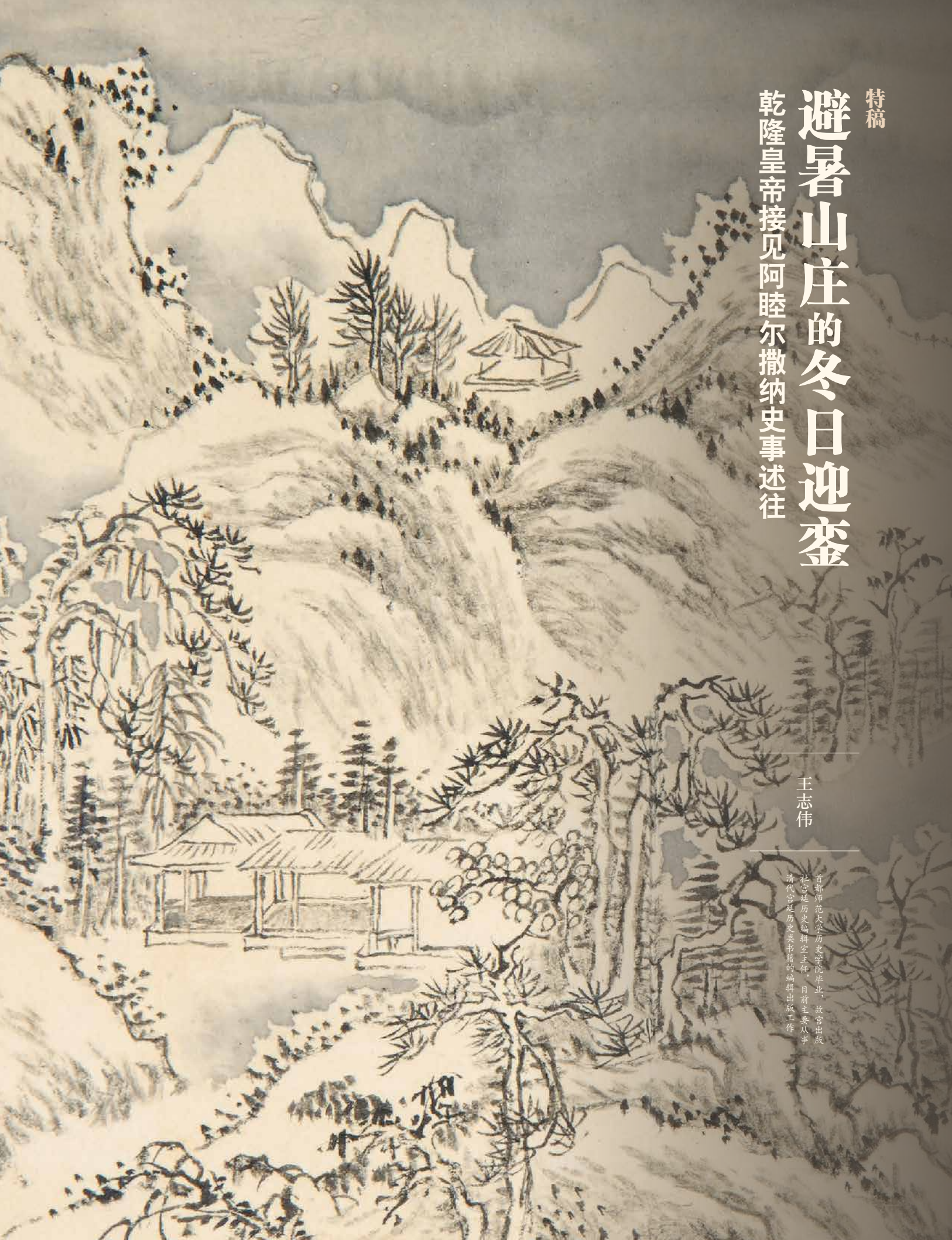
特稿

避暑山庄的冬日迎銮

乾隆皇帝接见阿睦尔撒纳史事述往

王志伟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故宫出版社
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目前主要从事
清代宫廷历史类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



阅读链接

南山积雪

图画难成丘壑容，
浓妆淡抹耐寒松。
水心山骨依然在，
不改冰霜积雪冬。

——【清】玄烨《热
河三十六景诗 其
十三 南山积雪》

避暑山庄是清代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在热河兴建的一座供其长期驻蹕的宫殿园林。皇帝在这里接见那些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免去他们以「生身」（未出痘）入京的顾虑，这样的政治功能是避暑山庄区别于其他离宫的重要特征，这里也因此成为了塑造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历史纪念地。一般情况下，清帝会早至孟、仲夏月从北京出发，秋九月回銮——在避暑山庄度过最为暑热的时节。不过，细查清帝的热河行程即可发现，皇帝并不是只有盛夏时节才驻蹕避暑山庄。早在山庄肇建之初的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皇帝谒孝陵后到热河地方狩猎，并于初九日第一次在隆冬腊月里驻蹕避暑山庄。《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癸巳（初九），上行围，射麇一豹。驻蹕热河上营。」虽然这次驻蹕仅一日，但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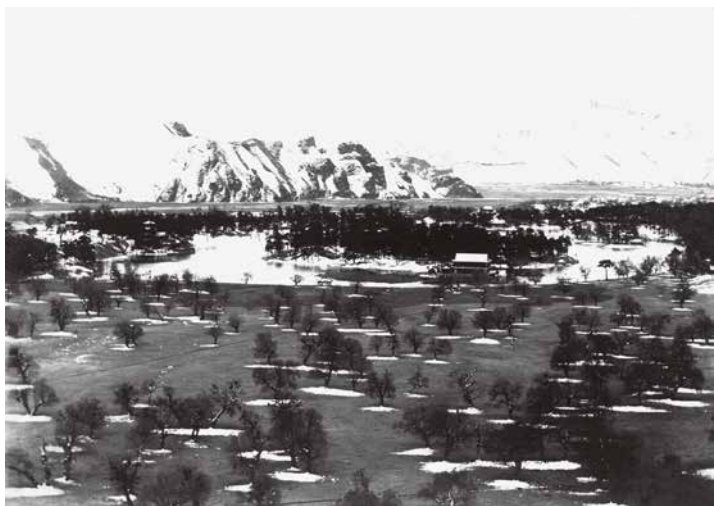
开山庄冬日迎銮的先河。（其后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的七年间，除五十四年外，均在当年的十二月再次抵达了避暑山庄，参见郎俊山主编《避暑山庄大辞典》，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皇帝的七次冬日山庄行程（即康熙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五年的七次冬日山庄之行），仅仅驻留一日或两日便南返京城。清帝之中真正称得上冬日驻蹕的，只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与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的两次，又因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并不能称之为正常的驻蹕，所以真正的避暑山庄冬日迎銮仅有乾隆十九年的一次。这次因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内附而显得与众不同，是乾隆皇帝一生五十二次热河之行中仅有的一年两至，在避暑山庄停留八日，于皇太后圣寿节（即崇庆皇太后的寿诞之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前赶回北京。这次冬日驻蹕，事关乾隆皇帝决计彻底解决厄鲁特蒙古问题，对阿睦尔撒纳等人的一应接待、封赏与宴饗活动与即将发生的平准战事息息相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故而值得叙述。

阅读链接

乾隆皇帝决定于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历史背景

◎ 乾隆十九年，厄鲁特蒙古内讷加剧，窃据汗位的准噶尔部台吉达瓦齐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五月，杜尔伯特部三策零（策零、策零乌巴什、策零孟克）率众来投，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予以隆重接见。不久后，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又向朝廷奏报了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部台吉讷墨库等率所部四千余户来投的消息。厄鲁特蒙古上层的接连内附，除了带来了关于达瓦齐本人的情报外，还在事实上分割、削弱了后者对抗朝廷的力量，对清廷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接报后，尚在东巡途中即将进入科尔沁境的乾隆皇帝做出了于十一月再次驻蹕避暑山庄以接见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决定，由此成就了山庄历史上最为隆重的冬日迎銮活动。



避暑山庄冬景旧影
薛桐轩摄于二十世纪初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励宗万 玄烨再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并绘图册（三十六开选一，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一日，乾隆皇帝结束了历时一百五十三天的热河、奉天之行，奉母回銮至京，仅在北京停留一月，便于冬至南郊祭天后的十一月初十日再次赴避暑山庄。在本年以前，皇帝历次由北京到山庄用时均需七八日，这次仅用三天便到，其心切程度可见一斑。出发当天，竟然日行一百四十里，越过石槽行宫而直接驻蹕到了密云行宫，这就打破了「三十里一尖营（皇帝出巡在驻蹕的行宫间停留的地方）、六十里一驻宫（皇帝出巡路上驻蹕的行宫，如石槽行宫、密云行宫等）」的行程惯例。（《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这天晚上，皇帝在行宫赋诗道：「涂火遄程指热河，新藩嘉与锡恩波。吉称五十师三十，一日兼行倍半过。」（【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三《驻蹕密云县行宫作》）看来，皇帝也意识到这样的速度超出以往一倍有余，若是再联想到汉文帝「却千里马」故事中「吉行日五十里」的速度，几达三倍，实在少有。

十一日，銮驾出古北口，继续并站

阅读链接

广仁岭

广仁岭是到达避暑山庄前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大岭，其御道开辟于康熙五十七年。皇帝回銮，外藩属生身（未出痘）者，送驾至此便不再北行。广仁岭不光是远人对皇帝的迎来送往之处，也是一处重要的迎驾节点。从乾隆二十六年崇庆皇太后七十岁那年开始，直至其八十六岁去世前一年的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奉母至避暑山庄，为要照顾春秋已高的母亲，每次必先期到达，待皇太后慈驾抵近，皇帝就会到广仁岭迎接，以示孝崇，十五年从未间断。



广仁岭旧影

穆默摄于一九〇二年

图片取自 [德] 阿尔方斯·冯·穆默《穆默的摄影日记》，Alfons von Mumm,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Verlag: Berlin, Graphische Gesellschaft, 1902

而行，越过巴克什营、两间房行宫，当晚驻蹕常山峪行宫。

十二日，銮驾经过避暑山庄西十四里的广仁岭，阿睦尔撒纳等人先期在此迎驾。（《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

冲寒为慰远藩心——初次相见

乾隆皇帝初次接见阿睦尔撒纳等人

的场景，傅恒在前一日奏报的《筹办阿睦尔撒纳等朝覲仪注折》（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傅恒《奏筹办阿睦尔撒纳等朝覲仪注折》（满文），档案号03-0174-1371-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做了细致安排，现作还原如下：

接见开始前，王、大臣预先进内，按翼排班预备。此时阿睦尔撒纳等人在正门外厢房等候。皇帝升座，官员引阿睦

阅读链接

抱见礼

◎ “抱见礼”，又作“抱膝礼”，乃满族旧俗。在满族人入关前，常见于众将凯旋与远人来投时与汗王相见。康熙以后则极为特殊，仅有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四朝皇帝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行抱见礼的记录。《皇舆西域图志》对此有过精准描述：“凡众台吉及图什墨尔以下见大台吉，跪而敬抱台吉之膝，台吉以两手抚跪者之肩。其加礼者，则以两手抱其肩。各台吉所属之人，见其主亦如之。”（【清】傅恒等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准噶尔部·相见”，清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

◎ 所谓的抱见、抱膝礼，是宾方下跪，敬抱主膝；主方抚其肩，情之所至时还可以改抚肩为抱肩。如此抱、抚，实至名归。也许有人会指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描述的乃是厄鲁特人之间的“抱见礼”，可能与清朝皇帝无涉。其实，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乾隆皇帝与阿睦尔撒纳、讷墨库二人所行之礼，当即抱见礼。因为这次提出行“抱见礼”动议的不是别人，正是阿睦尔撒纳本人。（乾隆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玉宝《奏闻阿睦尔撒纳请在觐见时行抱见礼折》，档案号 03-0174-1371-0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至于其为何主动提出礼仪问题，与讲究客随主便、入乡随俗的中原文化认知如此格格不入，似乎是因为阿睦尔撒纳不愿在初次见面时对皇帝三跪九叩而表现出了骄矜的一面。然而，查傅恒所奏仪注便知，阿睦尔撒纳当日在抱见皇帝之前就已经三跪九叩过了，并且仪注注明指叩拜仅限厄鲁特人，王大臣并不叩拜。其中是否能看出皇帝在礼仪问题上毫不妥协的坚决态度，亦未可知。

尔撒纳等进入院内，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同来之闲散台吉、宰桑、随从人等，由蒙古侍卫、部院章京带领在正门外叩拜行礼。礼毕，阿睦尔撒纳等由西隔扇门入，立于各自拜褥前。宣旨后，引阿睦尔撒纳、讷墨库二人至御前，行抱见礼。礼毕，各自归位，众人一叩首，赐座，赐茶。皇帝还宫，王、大臣等依次退出。赏阿睦尔撒纳等人饭食，安排住处。

关于初次接见的具体地点，前文并未说明，傅恒的满文仪注中没有任何殿座名称出现。到底是在广仁岭搭设帐殿

相见，还是在山庄正宫区用于接见和阅射的内午门相见，还需做进一步考证。不管怎样，初次见面给宾主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日皇帝作《至避暑山庄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接见》以记其事：「冬节山庄此重寻，冲寒为慰远藩心。开疆扩土非吾志，机辘人归藉帝临。迎蹕翹瞻犹卉服，诘朝宠锡易华簪。薰风五月员渠宴，壁上诗笺一再吟。」（【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三）其中「迎蹕翹瞻犹卉服，诘朝宠锡易华簪」一句，道出两处细节。第一，「迎蹕翹瞻」似乎在说广仁岭一面仅仅是宾主双方

方的匆匆一瞥，这里可能并不是初次正式接见的地点。第二，此时阿睦尔撒纳等人尚为厄鲁特打扮，「诘朝宠锡易华簪」预告了明日将有颁赐清朝衣冠之举。「薰风五月员渠宴，壁上诗笺一再吟」，也说明在今年五月杜尔伯特部三策零入觐时咏出的诗章，已经在冬月里被做成帖落张挂出来，那么这次接见后即将创作的诗文恐怕不久也会见诸壁间吧。

另一方面，初见皇帝，对阿睦尔撒纳的触动更大。昭槿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条中曾作如下生动的记录：

阿逆入觐，上以抚绥事急，乘马

三日而至热河，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校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胆裂，自不知生死矣！」（【清】昭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条，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第七四页）

文中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但却提到几件事情：皇帝赐阿睦尔撒纳御用

乘马、与其比试骑马射箭、用蒙古语询问厄鲁特内乱始末。也许是钦佩皇帝的骑射武功，抑或惊异其「娴熟」的蒙古语，更叹服他对厄鲁特局势的洞若观火。凡此种种，让冬日里的阿睦尔撒纳在御前「汗下如雨」。此情此景，也给傅恒留下了「不知生死」的印象。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关于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入觐时间，清代官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记载。《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将皇帝初见阿睦尔撒纳的时间记为十二日丁亥，与傅恒所奏仪注吻合。但是《起居注》与《热河志》却将这一日期记为十三日戊子。尤其是《起居注》「是日驻蹕王家营行宫」的记载与《实录》「上至避暑山庄驻蹕」一事二表。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误差？在制度上，《起居注》与《实录》均是按日记事，所不同的是，《起居注》是当时形成的纪实性记录，而《实录》则是嗣皇帝组织编纂的对前朝皇帝的政治追述，甚至前者本身就是后者编写时的重要参考，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此其一。再者，终乾隆一朝，王家营都不曾是皇帝过夜的驻宫，并且在前几次北巡路上，常山

峪行宫的下一站均是临近山庄的喀喇河屯行宫。《起居注》出现如此记载是正常的。个中原因，是否与阿睦尔撒纳后来的复叛有关？有人篡改了銮驾行程，使其延后一日，将皇帝急于会面的心情作稀释处理，此推断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材料以兹佐证。

阅读链接

清代官书关于阿睦尔撒纳等人入觐时间的记载

- ◎ 《钦定热河志》卷二十三：戊子（十三日），上至避暑山庄，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都尔伯特台吉讷墨库等于广仁岭道旁跪迎圣驾。
- ◎ 《清高宗起居注》卷十三，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戊子，驾至避暑山庄。上御行殿召见准噶尔投诚台吉等……
- ◎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丁亥（十二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台吉讷墨库等，率众于广仁岭恭迎圣驾。
- ◎ 《平定准噶尔方略》：丁亥（十二日），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入觐于热河避暑山庄，赐宴、赏费有差。

重赏崇封吾岂靳——封爵赐服

十三日，是大行封赏的一天。据前引傅恒所奏仪注，本日阿睦尔撒纳等人先期在正门外厢房预备请旨，待旨意下达，官员向厄鲁特众人颁布新封爵位。（见表一）

鉴于来年春天，两路大军即将进兵的紧迫（乾隆二十年春，清朝派南北两路大军五万人向伊犁发动进攻），阿睦尔撒纳封王的同时被授予北路参赞大臣，讷墨库为西路参赞大臣。全部受封的二十二人，均被赐以清朝官服并赏银有差。对于此次封赏，乾隆皇帝在刚刚接报阿睦尔撒纳来投的时候便已预见，并作《准噶尔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归诚信至诗以识事》一首，预为期待：「惠逮条枝宴赉陪，乌孙又报挈群来。敢云德化俾苗格，信是天恩致宇恢。重赏崇封吾岂靳，推心置腹彼何猜。山庄计日应重到，深意当年万栽培。」（【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一）

「重赏崇封吾岂靳，推心置腹彼何猜」说得再明白不过，就是要用丰厚的褒赏对待来投的远人，我愿与你们推

表一：清廷加封阿睦尔撒纳等人的爵位

序号	人名	封爵	部属
1	阿睦尔撒纳	亲王（赏墨尔根额尔德尼封号）	辉特
2	纳墨库	郡王	杜尔伯特
3	班珠尔	郡王	和硕特
4	刚多尔济	贝勒	杜尔伯特
5	巴图博罗特	贝勒	杜尔伯特
6	扎木参	贝勒	辉特
7	齐木库尔	贝勒	辉特
8	布图克森	贝子	杜尔伯特
9	额尔德尼	贝子	杜尔伯特
10	罗垒云端	贝子	杜尔伯特
11	德济特	贝子	辉特
12	普尔普	贝子	辉特
13	克什克	贝子	辉特
14	根敦扎布	公	辉特
15	固木扎布	公	辉特
16	布颜特古斯	公	杜尔伯特
17	孟克博罗特	公	杜尔伯特
18	纳噶察	公	和硕特
19	乌巴什	头等台吉	杜尔伯特
20	伯勒克	头等台吉	杜尔伯特
21	伊什	头等台吉	辉特
22	克什克特	头等台吉	辉特

注：阿睦尔撒纳亲王封号，参见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谕《为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赏墨尔根额尔德尼封号等事》，档案号 03-18-009-000011-0001-00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日，上谕《军机大臣为派海望图画车凌等像携至避暑山庄并给阿睦尔撒纳等画像赏赐带回传之子孙事寄信钦差理藩院侍郎》，档案号 03-18-009-000011-0001-0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这当然也是「重赏」的一种。

在加封厄鲁特首领王爵的同一天，适逢康熙皇帝忌辰，乾隆皇帝遣官致祭景陵。在忌日遣官祭祖虽然是出于惯例，但值此阿睦尔撒纳归附的重大时刻向皇祖报功，可能也是皇帝的考量吧。不过，向亡人汇报还是太过矫情，将封赏实况快马加鞭报于北京的皇太后，一定可以取悦慈颜。于是，侍卫安泰被即刻遣回京城，向皇太后请安，加封之事遂传回北京。（《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戊子，圣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景陵。」《清高宗起居注》卷十三，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戊子，驾至避暑山庄，上御行殿召见准噶尔投诚台吉等，锡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赐冠服银两有差。是日，遣侍卫安泰回京请皇太后安。」）

心置腹以打消彼等的疑虑。所谓的「重赏」，除了王爵、银两和接济的牲畜口粮外，在造办处档案中，还发现了朝廷先期拟定赏给阿睦尔撒纳的「佛法器一分」。一组器物分装在三个黑毡包裹的木箱里，计有：「铜佛三尊、银八吉祥一分、套红玻璃五供一分、拉古里潘一件、铙一对、钵一对、铃杵一分、嘎布拉鼓一件、白海螺一对、锁哪一对、杠动一对、大号一对、鼓一对（随锤一对）」（《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

二日记事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二〇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二九二页）赏赐佛法器，说明了皇帝对新投厄鲁特人宗教信仰的尊重。

再有，乾隆十九年八九月间，皇帝命西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来避暑山庄，其中王致诚已经是年内的第二次山庄之行了。皇帝命他们为阿睦尔撒纳等人画像，并明确要求将画像带回游牧地，传之子孙。（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一

山馆来迎表寸丹——谢恩赐宴

十四日，新封阿睦尔撒纳等人在避

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向皇帝行谢恩礼。这一天，厄鲁特人穿着清朝衣冠，代表其接受清廷的册封而正式入觐。（【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三《赐宴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诗以纪事》注：来归诸台吉皆赐冠服，入宴时拜跪如礼。）另一方面，使用避暑山庄最重要的宫殿——澹泊敬诚殿，也说明这



澹泊敬诚殿旧影
关野贞摄于一九三三年

次接见有别于前面的礼节性会面，是正式的。《实录》记载这天的仪式异常隆重：「是日设鹵簿，鸣鞭奏乐，如大朝仪。」（《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据十一日傅恒先期上奏皇帝的觐见仪注，我们可以还原其仪节如下：

是日晨，王、大臣并阿睦尔撒纳等人着蟒袍补服，后者由官员带领在正门外预备。澹泊敬诚殿内先期预为排列王、大臣、厄鲁特人拜褥。阿睦尔撒纳等入正门内排班站立。皇帝升座，奏乐，赞礼郎宣礼后，引阿睦尔撒纳等叩拜行礼；闲散台吉、宰桑、随从人等于正门外行礼。礼毕，赐座，赐茶。皇帝还



澹泊敬诚殿内景
陈东 摄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人绘《职贡图》中表现的厄鲁特蒙古伊犁等处台吉装扮

官，阿睦尔撒纳等出。仪式结束后，皇帝作《锡封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谢恩朝见诗以纪事》一首：「初秋款塞柏冬权，山馆来迎表寸丹。中国怀柔宁过厚，远人礼数且从宽。乍瞻大典身犹蹶，得厕亲藩意倍欢。宠示诸侯王上位，汉家终是畏呼韩。」（【清】弘历《御制诗二集》）

卷五十三《锡封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谢恩朝见诗以纪事》有意思的是，皇帝注意到一个细节：清朝穿戴的这群厄鲁特人在仪式上表现得并不自然，他们虽然恭敬，但却局促不安。也许是出于衣冠更易，亦或就是心怀有异。不过在皇帝看来，对于归服的远人，那些繁缛的礼节暂且

伊犁等處台吉
伊犁即古屈里地也舊為厄魯特部落所屬有二十一處
乾隆二十年
我師平定遠隸版圖其人專事遊牧冬就煖夏就涼居無定
處山多積雪得雨消融足資灌溉或拾獲人耕種有黍麥
穀數種產瓜與葡萄而桃李梨杏亦皆有之其頭目謂之
台吉戴紅纓高頂平邊單帽左耳飾以珠環錦衣錦帶腰
插小刀佩腕中穿紅牛羊毛製其婦髮雙垂約以紅帛綴
珠兩耳珠環衣以錦繡其冠履俱與台吉同

从宽，命其近前温语慰问一下，也就「得

厕亲藩意倍欢」了。前文述及昭槿《啸亭杂录》记皇帝曾对阿睦尔撒纳「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这是否也是一种打消隔阂、拉近距离的手段？皇帝真的可以和厄鲁特人直接言语交谈吗？可能真的可以，否则他也不会半年前接待三策零时咏出「重裊列坐欢情洽，底用通言藉舌人」（【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九《山庄灯词八首》）的诗句了。

除了在澹泊敬诚殿谢恩，这天阿睦尔撒纳等人奉旨到山庄如意洲，在延薰山馆受皇帝赐宴。至此，连续六天的大规模赐宴与游赏活动拉开序幕。

阅读链接

避暑山庄如意洲

◎ 如意洲是避暑山庄除了正宫以外，皇帝最重要的活动区域。这里景观密集，在著名的“康熙七十二景”中独占十二景，延薰山馆乃其正殿，也是皇帝的一座临时寝宫。多数时候，皇帝在此侍皇太后膳，有时大学士、内廷诸臣也在这里与皇帝宴。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内附的杜尔伯特三策零亦被皇帝赐宴于延薰山馆。



清代如意洲写景图旧影
美国洛克菲勒档案馆藏



如意洲延薰山馆
陈东 摄



如意洲延薰山馆
陈东 摄

黄幄高张宴析支——灯宴火戏

十五日，乾隆皇帝继续赐宴阿睦尔撒纳等人。从这天开始，赐宴地点变成了万树园，直到皇帝回銮的前一天。万树园在避暑山庄平原区，位于湖区北侧，在当时是一片拥有丰富植被的开敞之地。每年万寿节及外藩入觐期间，皇帝都要在此大摆蒙古帐宴。后来由王致诚等人绘制的大型贴落画《万树园赐宴图》，即是对乾隆十九年五月杜尔伯特三策零入觐于万树园参加宴饗活动的忠实记录。时隔半年，万树园宴阿睦尔撒纳的场景当无出其右。皇帝本日作《赐宴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诗以纪事》，描写万树园赐宴盛况：「黄幄高张宴析支，怀音内面后先随。敷文底事称干羽，施惠何难与解推。疆场都欣効奔走（原注：命阿睦尔撒纳赴北路军营，以来年出师，意甚踊跃。），衣冠已觉习威仪。（原注：来归诸台吉皆赐冠服，入宴时拜跪如礼。）晚来灯景还教预，恰值冰轮正满时。」（【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三《赐宴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等诗以纪事》）昨天在冠服礼节方面还不大自然的厄鲁特人，现在已经能「拜



清 郎世宁等绘 万树园赐宴图轴

绢本设色 纵二二一·二厘米 横四一九·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万树园冬景旧影
薛桐轩摄于二十世纪初
故宫博物院藏

跪如礼」了。并且对于皇帝前日命阿睦尔撒纳、纳墨库为两路参赞大臣的决定，「意甚踊跃」。如此看来，一应封赏和赐宴，解衣推食般的施恩，起到了不小作用。

这天傍晚，万树园设灯宴，正值十五，华灯与月轮同上，照亮了寒夜里的万树园。在清宫，灯宴一般于新正（农历新年正月）和万寿节期间在圆明园山高



万树园冬景 陈东 摄



雪后万树园
孙卫军 摄

水长、避暑山庄万树园等处张设，往往与火戏并举，正月时更有十三至燕九的「七宵灯宴」之盛。从乾隆初年开始，每逢上元期间，在山高水长设置火戏，还包括多项表演。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九（燕九节）收灯，被乾隆皇帝称为「七宵灯宴」，规模宏大，场面壮观。据《钦定热河志》记载，阿睦尔撒纳等人于万树园与宴的十五至十九日，后四天均被「赐观火戏」，（《钦定热河志》卷二十三：「辛卯，复御万树园赐宴

赐观火戏。壬辰至甲午亦如之。」这样的安排与杜尔伯特三策零入觐时完全一致。

在清人笔记中，不乏对清宫灯宴、

火戏的描述，由于这些人的文字都不是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一行看到的万树园境况，故不作引述。但有人对杜尔伯特三策零在万树园看到的灯宴、火戏有过直观记录。五月十七日，三策零初次观火戏，延续四天至二十日。期间皇帝作《山庄灯词》八首，列宴的汪由敦、王际华、钱维城三人每人又应制恭和了八首。似乎意犹未尽，皇帝又与陈世倌、刘统勋等十一位鸿儒巨擘效新正重华宫之例列坐联句。与茶宴联句不同的是，在厄鲁特「名藩渠帅」面前，君臣是饮酒赋诗，正所谓「万树园开，合旧旅新宾而伸笑语；三巡爵遍，叙名藩渠帅以赋龙光。」（【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九《山庄灯夕赐宴联句》）因为这些人出于亲身经历，其描述当可作参。（见表二）

表二：乾隆皇帝与陈世倌、刘统勋等对杜尔伯特三策零在万树园看到的灯宴、火戏的直观描述

	描写灯	描写烟火	描写百戏
弘历	借助琳峦落翠标 云庄夜静恰宜灯 果然灯与月为缘 升平歌里踏灯轮	玉蛾火蕊势飘飘 箫火树腾辉映绿云 龙膏鹤焰光明藏 拔地虹流峰树射	倒碗吞刀百戏陈 绿鬃双驰过骠驺 更幻鱼龙集广场 银蝶参差舞欲狂
汪由敦	宝幢光摇五色云 万盏灯疑九陌看 良夜还烧锦带灯 塔现玲珑森宝网	万树天花灿远空 花散千枝惊艳发 光流百道绝空缘 虹桥幻出通仙迹	大地欢声内外同 踏歌声里漏声闲 寻榿宛转新翻样 马伎骠腾旧绝群
王际华	月色灯光又此宵 红蕖池畔九华灯 还结鳌山海上缘 灯影旋移转玉轮	万绿丛中散火云 雷轰电激四山闻 映波百道金蛇掣 忽惊火树银花发	鱼龙百戏尽教看 怵舞西来诸部曲
钱维城	放灯如在上元中 藕花香里试灯宵 莲花合作九华灯 更看宝树玲珑塔	鼓声未骤红初结 火凤银龙各一群 并对晴山火齐看 旋有霞光似建标	鱼龙曼衍毕分陈 红云一片扬旌旗 急拍高歌上下饮
陈世倌		万树芳园烟幕幕	
刘统勋	蛭膏阑处明宫柳	熠熠鸾鸾呈锦绣	呦呦鸣鹿应笙簧
方观承	赤乌刷羽烛搏桑	蓬山忽讶六鳌戴	
介福	枝耸珊瑚摇碧海		星毬结字分还合
嵩寿	序借新年燕彩扬		吐火吞刀争献伎 折腰引手盘旋架 寻榿履索列成行
程景尹		撇空掣电耀精芒 跋浪长鲸动鳞甲 锦棚未散灵丝会	
陈惠华	绛纸还烘桦烛装		重听踏歌喧象板 无烦竞渡桴沙棠
张泰开			游从瑤岛欢何极

注：表格中多人诗文参见【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九《山庄灯词八首》；【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九《山庄灯夕赐宴联句》；汪由敦、王际华、钱维城三人应制八首见《钦定热河志》卷一百十二

绝耳目。尤其是汪由敦一句「马伎骠腾旧绝群」，在传教士画家的笔下，得到了如实再现。

便拟皇风浹西海——赐观马技

故宫博物院藏《马术图》（《弘历观

马技图像》轴），杨伯达先生在三十年前已做出准确考证，确认其为由郎世宁领衔、王致诚、艾启蒙等人合笔完成的表现阿睦尔撒纳入觐事件的贴落画。与此

画相关的前后创作史实、清宫马技制度以及画面表现出的政治意涵等，杨先生均有开创性的研究（杨伯达《关于马术图题材的考订》，见《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二一页），高山仰止，本文不再冗述。在此谨对前人于此图不多

着墨的几个细节，作一补充说明，以兹作为对阿睦尔撒纳入觐史事的图像佐证。

关于时间。阿睦尔撒纳等人被赐观马技的时间，应该就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五至十九日之间，因为灯宴、火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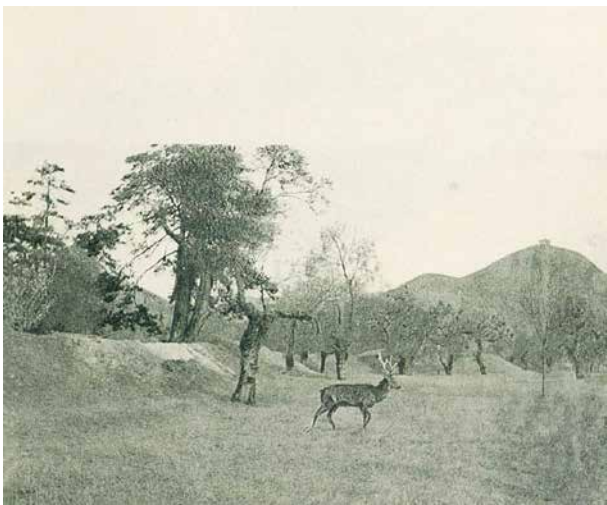




清 郎世宁等绘 弘历观马技图像轴

绢本设色 纵二二三·四厘米 横四二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试马埭旧影 穆默摄于一九〇二年
 图片取自「德」阿尔方斯·冯·穆默《穆默的摄影日记》：
 Alfons von Mumm,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Verlag:
 Berlin, Graphische Gesellschaft, 1902

和马技往往是联袂上演的，一如前面三策零、后面哈萨克使臣的入觐（乾隆二十二年，哈萨克汗阿布赛遣使亨集噶尔至清朝，表示内附），在万树园均有马技之陈。

关于地点。阿睦尔撒纳观马技的地点，严格上来说，山庄平原区的万树园和试马埭这两处毗邻的区域都是跑马场所，这在《马术图》上表现得非常清晰。图上乾隆皇帝与四十余众随扈大臣驻马的位置，属于万树园；阿睦尔撒纳和一



冬日万树园与试马埭全景
 陈东 摄

众厄鲁特人排立的位置，更靠近试马埭。

关于环境。郎世宁等人在《马术图》画面上，将阿睦尔撒纳等人观马技时看到的景象几乎全部写实入画。在他们身后，一条从武烈河引来的溪水分割了山前平原。河西（画面上方）一座拥有南方冰裂纹外窗装修的建筑，是三年前皇帝过苏州赵宦光寒山旧迹而仿建的千尺雪。后知后觉地说，南巡的记忆与厄鲁特人众在画面上的重合，恰好是对乾隆帝后来所说的其执政以来「**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清】弘历《御制文二集》卷十四《南巡记》）的完美呈现，此情颇值得玩味。

还有细节值得注意。阿睦尔撒纳若是放眼一众骑手身后，他可以看到一座开敞的棕亭，里面摆放着皇帝的紫檀宝座。这座棕亭名稼穡维艰，建于康熙朝，从名称便知其明喻了「悯农」的含义。一边是猎猎军旗下的健锐营骑手，一边是重农恤民的点景，一武一文，珠联璧合。当然，阿睦尔撒纳当时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

再举一细节。厄鲁特人观马技的季节是冬月中浣，画面上那丛丛的红叶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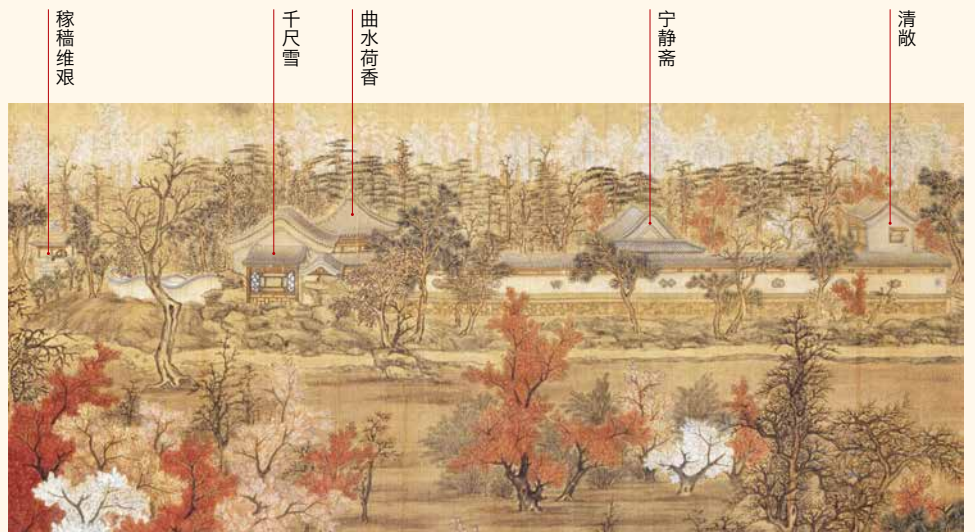
弘历观马技图像轴（局部）
图上可见乾隆皇帝与一众大臣

是柞树，叶落净尽的则应是榆树，还有盘曲的油松，这些都会看阿睦尔撒纳的眼里。如果他能将视线移上，远望

北岭的两座山峰之间，一定会看到一座规模不小的山间别墅，那就是康熙时修建的青枫绿屿。夏秋间，枫树由绿转红，



弘历观马技图像轴（局部）
图上第一排从右侧数第三人左耳戴厄鲁特特有单耳环，身着四团龙补服，由此判断应为阿睦尔撒纳



弘历观马技图像轴（局部）
图上可见稼穡维艰、千尺雪、曲水荷香、宁静斋、清敞诸建筑

到深秋，北岭红枫与苍崖碧嶂相间，景色宜人。画面上临崖的那座建筑名「吟红榭」，是皇帝登临欣赏红叶的地方。虽然冬月山庄的红枫已经落尽，但是刻意写画的吟红榭与万树园、试马埭的红柞遥对，当不是画家的随意而为。

以上经由《马术图》引申出的几点分析，权且视为阿睦尔撒纳观马技时的细枝末节，无关厄鲁特入觐宏旨。

十九日，到了即将告别的时刻。在皇帝最后于万树园赐宴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同时，向厄鲁特全部发出了即将进剿达瓦齐的诏谕。在谕中，皇帝历数噶尔丹策零以来，厄鲁特诸汗王与中央的聚散关系，然后责其内讧，尤其是严斥达瓦齐的篡弑虐下之举。肯定了杜尔伯特三策零、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内附，明确发兵为「车凌、阿睦尔撒纳人众复业」的目的。诏谕在最后作出了严正警告：

「尔等如不晓朕怜念夷众丧亡，溺于左道、拯诸水火之意，不知大义所在，仍怀观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尽殲除。尔等其详求朕谕，熟思利害，善自裁择，勿遗尔悔。为此诞告。」（《清

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下）

二十日，皇帝起銮回京，阿睦尔撒

纳也在额駝色布腾巴尔珠尔的陪同下北返。避暑山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冬日迎銮至此结束。事后，乾隆帝总结性地吟出《即事》一首，以抒感怀：「松坞云庄往复还，新藩三接恰余闲。归心底限穷边外，继踵频来数月间。便拟皇风决西海，果然积雪看南山。蜃牖万景供吟凭，冰磴寒林懒试攀。」（【清】弘历

《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三《即事》）「便拟皇风决西海，果然积雪看南山」，这是对其十三年前旧作的回应。当年他初次驻蹕山庄，在皇祖康熙曾经望雪的南山积雪亭上，不无遗憾地留下了「此景只宜诗想像，留观直待到深冬」（【清】弘历《御制诗初集》卷七《南山积雪》）的诗句。没想到，十三年后，南山看雪的愿望，因为阿睦尔撒纳的入觐而实现了。

历时八天，避暑山庄最为隆重的一次冬日迎銮，结束在十一月二十日宾主双方的返程之时。

皇帝这边，其用四天赶回北京圆明园，二十四日入宫向皇太后请安、侍膳，当然也在这时将阿睦尔撒纳入觐的盛况向皇太后禀明。（《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

年十一月下）第二天是皇太后圣寿节，皇帝至寿康宫行庆贺礼。忙过圣寿节，他便投入到了大兵征讨前紧张的筹划中。前后的机宜擘画，命将指示不断，其忙碌程度可能是超常的，这从山庄回銮到除夕一月有余仅仅作诗一首便可看出。

阿睦尔撒纳这边，不知是否因为长途跋涉，再加上连续八天密集的赐封、谢恩、宴饗的缘故，其在临走时竟然生了病。由此联想到昭梿所记，阿睦尔撒纳曾在皇帝的威服下于冬日「汗下如雨」，因此着了风寒，也在情理之中。所以第一天仅走二十里就在双峰寺停下。第二天为了调养身体，阿睦尔撒纳

一行驻扎在波罗河屯。这天色布腾巴尔珠尔（博尔济吉特氏，自幼在清宫中陪皇子读书、习武，被乾隆皇帝视为半个儿子，乾隆十二年娶固伦和敬公主为妻）看他病情稍缓，但还是稍微咳嗽。所以向皇帝请求暂且从容地走几日再行奏闻。皇帝得报，传旨问阿睦尔撒纳好。（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色布腾巴尔珠尔《奏报阿睦尔撒纳自避暑山庄回途病情好转折》，档案号03-0174-1371-0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七八天后，阿睦尔撒纳始痊愈。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阿睦尔撒纳被授予定边左副将军印信。第二年春，两路大军进展神速，征讨达瓦齐如摧枯拉朽。五月，大兵进抵伊犁。六月，达瓦齐窜至回部为霍集斯所擒，并于十月献俘阙下。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就在西师藏事之际，这位去年还在避暑山庄得到皇帝加封、重赏，事后又予以众多优惠的阿睦尔撒纳，因其欲做厄鲁特总汗的野心而反叛。清廷由此劳师再征，成为了乾隆皇帝自诩之「十全武功」的第三场重要战争而载入史册。后来，阿睦尔撒纳窜逃俄罗斯，在那里出天花而亡。

今天，记录了乾隆皇帝给予阿睦尔撒纳施恩与挾伐的避暑山庄，同矗立在普宁寺中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一道，成为了见证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丰碑而得到后人的景仰。

附记：

本文所涉满文奏折为内蒙古大学讲师宋文、察布查尔靖远寺阿拉滕宝力格翻译，避暑山庄总工程师陈东、园林史学者马骁亦给予了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普宁寺御碑亭
陈东 摄